「這個風塵女人，這麼夠朋友！」松岡到夜銀行取了五萬元，心裡嘖想瑪麗子同他有緣，她第一次同出來，就因他明說錢不夠而不計較，現在是自己租這公寓，她却承担月租。

他關心這篇專欄，對「藝術月刊」的聘請，還不知結果如何。這時黃昏已過，他不敢去那「奶多俱樂部」，怕瑪麗子責備他。便在馬路邊試打電話尋山田，接電話是個女人的聲音，好似春夜聽梵啞鈴，沒想到是山田的太太，正紅極的歌星、影視三棲的爱蓮：「啊，他在外有應酬，先生是那一位？」松岡顫聲答道：

「對不起，我是松岡。沒有什麼事，我想查問一下，關於週刊藝術的事。」（按：日俗將「週刊」二字放在前，名字放在後。）

「啊，松岡先生，我聽山田先生說過，大作已經刊出了，拜讀過了。我是他的太太，對不起。」松岡不便再說下去，這歌放下了電話。他立刻對這「美麗的聲音」，有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心想：「他們都有這麼了不起的太太，而且還守在家裡！」他這時很無聊，忍不住想去尋消遣，繼而一想：「瑪麗子要我交房租，明天須給他收條。」想至此，便尋間小飯館，慢慢飲清酒。吃了飯，在夜市配了門匙，看到報攤上正收市，買了兩份晚報，赫然見到中國京戲大廣告和新聞照片——「哎，週刊社應該有贈券吧？我為此遠跑機場，又寫了這篇專欄，却須自己買票。報上說，頭三天已售光了，實在是留下了一半，賣黑市，或應酬有勢力的名流，不覺習慣走回了舊居，才醒誤尚未到月底，沒有結賬，簡單行李還在上面，便走了上去。」松岡先生，有你的快達信在床上。」女房東在二樓口告訴他。

「呀！週刊來的！」他忙打開看時，副主任川資來的，附有一張次夜的劇位贈券——明天初夜開幕的。信笺說：「代表本社去觀光，不可錯過。又，明上午可領稿費。」

「這麼快就付稿費！」他心花怒放了——「不行，停不住，決定回新公寓睡，我得告知瑪麗子。」他一個月租金，心安定了。上午返月刊，編輯部只有三個記者。侍役過來歡迎他：「松岡先生吧？準備了一椅，和文房四寶。再到會計部領稿費，出手意料竟有一萬二千元，太高了。一個同事告訴他：「你今晚去看戲，就是你的工作。」他當夜參加了空前的京戲欣賞。

世外桃花

文：友栗女士　圖：風林

八五：作工是便戲看去

八五八：表示聯合起來

懷楚

一聲「是。」阿森和何大義離客廳出去了。客廳剩下他們兩人，沉默了好一會，黃亨憤怒地摔碎高脚酒杯叫道：

「這是打電話叫史提芬來吧。」

史提芬是誰？太上皇問。

原原本本說了出來。

黃亨便將史提芬教訓唐文娟他們兩人的事，

「糟了！」太上皇很不滿地說，「你這樣做是打草驚蛇了，他們可能已雙雙私奔，離開本地了。阿亨，我已動過你，不能輕舉妄動的你這樣派人毆打他們，他們怎能不私奔？這是逃亡啊！既然是逃亡，肯定會逃往別的城市，且是我們勢力範圍以外的城市……」

「不必驚慌的，」黃亨強作鎮定的說，「史提芬對我說，他認識許多黑道人物，隨時可以找到他們的。他說過，他像『教父』，在別的城市也認識許多黑道朋友，找他們帮忙，易如反掌，因此，現在打電話約他來商量，也許是最有效的辦法。」

「可是，一會二塔他們都來了，方便和他一起談這些問題嗎？事前，你並沒有告訴他們你派史提芬打人的事。」

「事到如今，也顧不了許多了，我們似乎要聯合起來對付這兩個狗男女，唉，我一世威名，難道就要毀在他們兩人的手裏？」

八：情歸何處

碧血情仇　女：峰石　圖：秋亭

陳寓里心念一轉，踢手踢脚跟在小娥後面。小娥到後廳不見人，轉身欲出，匆忙間與陳寓里碰了個滿懷，她紅着臉道：「婢子該死！」

陳寓里伸手攙住小娥，道：「小娥姐，在下有話問你，請慢走！」

小娥瞪着一對大眼睛，問道：「公子爺要問什麼事？」

「你們小姐是不是已有未婚夫？」

小娥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，陳寓里急道：「去吧，或不是這般簡單的事，你也要考慮？此事不比尋常，請姐其再惠請！」

小娥道：「這件事十分複雜，絕不是公子爺所想像，婢子也不知該怎樣說！」

「不要緊，就照你所知的說，我也不會拿你說的話去責問任何人！」

小娥考慮了一下才道：「小姐名字十分熟悉，腦海中忽然閃過一幕往事：溫柳烟在海蛇山搭墓，被巴魯扎和烏黎磁及，恰自己上山藏刀巧遇，出手解救。此亦是他邂逅溫柳烟的經過。他吸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？」

「十二年前，當時小姐剛八歲。公子，婢子要走了！」小娥從陳寓里身邊閃過，快步離去了。

陳寓里又吸了一口氣，只覺心氣如草，腦海一片空白。半晌才稍定下神來，忖道：「柳烟是明理人，她絕對不會欺騙我！她一定會來找我！」可是他坐立難安地等了兩頓飯工夫，仍不見溫柳烟來，陳寓里再也忍不住，又想道：「不管，我留在這裡不敢見人也太窩囊了！」心念及此，便大步走出後廳。（二〇七）

「李慶星，他爹是大俠李南陽！」

「李南陽……」陳寓里覺得這名字十分熟悉，腦海中忽然閃過一幕往事：溫柳烟在海蛇山搭墓，被巴魯扎和烏黎磁及，恰自己上山藏刀巧遇，出手解救。此亦是他邂逅溫柳烟的經過。

他吸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？」

「十二年前，當時小姐剛八歲。公子，婢子要走了！」小娥從陳寓里身邊閃過，快步離去

八五八：「你才是主角」

趙寧九七　陳浩泉

「那邊不容易！」卓文田說，「咱們到碼頭去買些海鮮，然後拿到酒家去讓廚師加工。」

「好！」

他們在碼頭的海鮮檔買了一斤中蝦、三隻大蟹，還有一條一斤多的石斑魚，然後到附近的一家酒家去。買來的海鮮請廚師弄了白灼蝦、清蒸石斑和薑葱焗蟹三道菜，再叫了魚蓉湯、羊腩煲和菜蓮鮮魷，這一頓午飯就相當豐富了。

趙敏吃得不多，也一直沒說話。

「阿敏，這石斑新鮮，你多吃點吧！」趙寧替她挾了一箸魚肉。

「阿敏，今天我們是為你慶祝生日來的，你怎能苦口苦臉的呢？」母親望着她。

「不如，咱們商量一下這兩天的節目怎樣安排好嗎？」卓文田說。

「好呀！」

「這裡你比較熟悉，你拿主意吧！」母親說。

「我看這樣好不好——下午去張保仔洞，晚上到海邊燒烤。今天可以玩得晚一點，明天上午遲點起床，然後到海灘或者其他地方走走，下午可以去騎單車。」卓文田說，「伯母如果不想跟我們去玩單車，可以在附近找個地方喝茶。」

「好。」趙寧點頭。「長洲是個小地方，看來也就這麼些地方可以玩了吧！」

「阿敏，你說這樣安排好嗎？」母親問她。

「……你們說怎麼樣就怎麼樣吧，不必理我！」趙敏雖然開了聲，但仍然賭着氣。

「我們這一切全是為你安排的，怎能不理你呢？」趙寧說，「其實，這兩天你才是主角。」

蜂語風言

繆倫

未必是福

本港腸胃病者趨勢上升。吃得多也不是福。

背道而馳

匪徒犯案趨向真槍實彈。但當局考慮管制假槍。

與「水」有關？

城門河最快也要五年才能改善。

是否也與「水」有關。

二〇三：「你才是主角」

「好呀！」卓文田說。「咱們到碼頭去買些海鮮，然後拿到酒家去讓廚師加工。」

「好！」

他們在碼頭的海鮮檔買了一斤中蝦、三隻大蟹，還有一條一斤多的石斑魚，然後到附近的一家酒家去。買來的海鮮請廚師弄了白灼蝦、清蒸石斑和薑葱焗蟹三道菜，再叫了魚蓉湯、羊腩煲和菜蓮鮮魷，這一頓午飯就相當豐富了。

趙敏吃得不多，也一直沒說話。

「阿敏，這石斑新鮮，你多吃點吧！」趙寧替她挾了一箸魚肉。

「阿敏，今天我們是為你慶祝生日來的，你怎能苦口苦臉的呢？」母親望着她。

「不如，咱們商量一下這兩天的節目怎樣安排好嗎？」卓文田說。

「好呀！」

「這裡你比較熟悉，你拿主意吧！」母親說。

「我看這樣好不好——下午去張保仔洞，晚上到海邊燒烤。今天可以玩得晚一點，明天上午遲點起床，然後到海灘或者其他地方走走，下午可以去騎單車。」卓文田說，「伯母如果不想跟我們去玩單車，可以在附近找個地方喝茶。」

「好。」趙寧點頭。「長洲是個小地方，看來也就這麼些地方可以玩了吧！」

「阿敏，你說這樣安排好嗎？」母親問她。

「……你們說怎麼樣就怎麼樣吧，不必理我！」趙敏雖然開了聲，但仍然賭着氣。

「我們這一切全是為你安排的，怎能不理你呢？」趙寧說，「其實，這兩天你才是主角。」

無聲的歌恋

文：李家裕　畫：子裕

我比你樂觀得多

王大衞點頭，他送她到門口，他走上一層樓，這是照例，他想到過了陽曆年，明年一月份，可能和劉連蒂吻別了吧？又以為今年要爭取吻頰，這是粵人所稱之「錫一啖」，在聖誕慶祝期內或可達到目的了吧？

一星期後，劉連蒂寄了聖誕卡，其中有給老師的，又有給王大衞的，對後者，寄到他的辦公處，有給了，但未寄與李敬堂，以為不需要，若是對他也寄，高級職員都不能免，她所寄的同事都是中、低級的而已。男性祇有一個，他是張嘉業，此前，他們的儀表也很好，西名叫亨利，極會說英文。四天後，她得到他回寄的聖誕卡，下午她要出門時，她接到他的電話：「連蒂：我問了林佩佩，才知道你的電話，此刻你在做什麼，林佩佩也不知道。」

「我什麼也不做。」劉連蒂以為不必把學歌告訴他。

「你寄聖誕卡給我，就把我當作朋友，我們會面如何？」

「我很忙呢！」劉連蒂說出後，以為口不擇言，太矛盾了，已有些窘。

「你說什麼都不做，怎麼很忙呢？」

「以後告訴你，我此刻要出去，亨利，拜拜！」

對方也說了聲「拜拜！」劉連蒂收線了。（十一）

我比你樂觀得多

王大衞點頭，他送她到門口，他走上一層樓，這是照例，他想到過了陽曆年，明年一月份，可能和劉連蒂吻別了吧？又以為今年要爭取吻頰，這是粵人所稱之「錫一啖」，在聖誕慶祝期內或可達到目的了吧？

一星期後，劉連蒂寄了聖誕卡，其中有給老師的，又有給王大衞的，對後者，寄到他的辦公處，有給了，但未寄與李敬堂，以為不需要，若是對他也寄，高級職員都不能免，她所寄的同事都是中、低級的而已。男性祇有一個，他是張嘉業，此前，他們的儀表也很好，西名叫亨利，極會說英文。四天後，她得

二五三：愛情陷阱

「其實，馬華倫可以不理，就讓花叢的秘密樹根埋在泥土裡，不必去挖開它們！」我說。

「如果你身處他的境地，自會另有想法和做法，何況表哥讀洋書，思想新潮！」曼燕說。

「你沒告訴他什麼吧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他有說過如果發現事實，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我也作過這樣的試探，他說得很干脆，以後會千方百計扯下戴在蜻蜻臉上的貴婦臉譜，恢復花王爸爸的地位！」

「如此一來影响可大啦！首先，馬老先生的兩個親生女兒也會來爭產。」我說。

「我叫表哥別在這方面花心思，他目前最重要的是把腿傷好。他很聽我的話，放開握着我的手，說他很感激，在他受傷的日子，從歐洲趕回來，一直殷勤照料。」

「很欣賞他的不為財勢而忘本！如果別的富家少爺，才想……」

「知道啦！我明天上午搭水實船。」「……」「倫表哥明天出院嗎？我趕回去接他就是！」「……」「爸爸去電觀台還未回來。」「見過，我和他玩得很開心！」

掛上電話，她走回餐桌邊，臉兒歡容。我說：「媽媽催你回澳門？」她點點頭。

我說：「她怕你捧進我的愛情陷阱！」

抬臉望我：「你有陷阱嗎？我倒樂意你佈置一個！」

戴臉譜的人

李寒

「表哥很可愛，自從那次他方設法真尿密藥。」

「表哥很可愛，自從那次他跟我透露秘密以後，我在觀察他面對來探傷的花王，他呀！一點也不相暴，雙眼充滿憐憫與愛情，多謝他時常來探望而又帶來最好的鮮花！事後，表哥對我說——世界上總會有這種長期揹着個黑鑊做人的人哩？」

就在這時候電話鈴响，曼燕走去接聽。是澳門打來的長途電話。

曼燕說：「是媽媽嗎？」「……」「倫表哥明天出院嗎？我趕回去接他就是！」「……」「爸爸去電觀台還未回來。」「……」「見過，我和他玩得很開心！」

掛上電話，她走回餐桌邊，臉兒歡容。我說：「媽媽催你回澳門？」她點點頭。

我說：「她怕你捧進我的愛情陷阱！」

抬臉望我：「你有陷阱嗎？我倒樂意你佈置一個！」

二二五：千古同悲

客家周日：「華哥，恐怕我幫唔到你。」

廖華呵呵笑，曰：「周哥，仁義堂大實號，江湖上邊個唔識，我唯一目的係替我女秘書消災解難而已。」

客家周日：「坦白講喇，華哥，這個世界，有鬼就不會死人，雖然你話與海倫無關，亦莫名其妙，但我睇就不會咁單矣。」

廖華曰：「睦落亦係，但海倫係個好女仔嘅，它冇理由呀，如果要打刦佢，佢亦只不過一粒鑽石鏈墜，未夠兩卡，十零萬而已，可以叽準機會搶，何必出到囚禁呢？」

客家周日：「然，但我有另一種辦法，會不會海倫識到一D不三不四之人，惹事上身？」

廖華曰：「亦有可能，但機會不大。」

客家周日：「你咁肯定？」

廖華曰：「當然有例外，正所謂不怕一萬，至怕萬一。」

客家周日：「咁你即是話海倫私生活方面有問題喇！」

廖華曰：「我摸不清楚。」

客家周日：「華哥，你咁大機構，請個秘書，冇理由不查清佢底嘅！」

廖華呵呵笑，曰：「佢靚女，迷了我。」

客家周長嘆一聲，曰：「英雄難過美人關，實乃千古同悲！華哥，我諗能夠迷你之女人，一定好靚。」

廖華笑曰：「然，海倫實乃人間少見的靚女，但我發夢估不到佢會昇人捉去囚禁幾日，周哥，我實係非常希望你能拔刀相助也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古語有云：解鈴還需繫鈴人，既然你信得過我阿周，咁我亦好坦白問你一句，不知你是否願意聽。」

廖華曰：「請講。」

現代江湖實事之六　黑魔神

田長青

心關

城市之光

成龍

順情終誤己（十一）

胡美霞就是如此這般的想了一遍，串預料之事，越想越驚！才會想到，他是「微積分」的創始人，他也說：「中國古代的八卦，是二進制的記數符號。」他們這樣說，當然是會經深入研究過中國的八卦和二進制的記數法的，他們決定，中國的電子工業、現代科學，可以早發展。

勞煩先生在貴版介紹一下「瞿」姓之來源及該姓氏之古時名人。

陳星顯先生：

瞿，姓也，商器有瞿等佐料，放入虫中隔水清燉。比較講究的還有「三鮮」（眼鏡蛇、金環蛇、過樹梢）、「鳳爪龍袍」的鷄脚爪、竹笋炒蛇皮等，都各具特色。

我國南方開始出現經營蛇肉的館子，還是八、九十年前的事。從吃無毒蟒蛇到吃有毒的蛇，從簡單的吃法到花樣繁多的吃法，是逐步發展起來的。

其實，我國古代早就席一個豐盛的蛇宴，來式繁多，大家讚不絕口。席上議論起中國何時開始食蛇，結果莫衷一是，先生可否代為解答此一問題？另，據說蛇可入藥，先生可否也一併介紹？

蛇迷先生：

俗語云：「秋風起，三蛇肥」。在金風送爽的秋天裡，蛇類肉肥脂的節日之一；對於漁民來說更是如此，他們認為天后是漁民的守護神，因此，每當天后誕時，除了上香，有的地方還舉行舞獅、飄色巡遊之類的慶祝活動，蔚為壯觀。另據史籍記載，康熙、雍正年間，清政府就曾派兵在這一帶駐守，設立「紅香爐汛」，這倒是事實。

不過，傳說畢竟是傳說，「香港」一名的由來，還是源於「尖香」。

「尖香」，就是廣東省東莞縣所產的一種香料（自唐廣宗至德二年至明神宗萬曆元年，香港地區隸屬廣州的東莞縣）。這種香料其實是一種叫蜜香樹的塊狀根，是古代製作其他多種香製品的重要原料，又是歲時供神、上貢的佳品。大約在唐、宋時期，廣東的東莞、德慶、海南島等地均有出產，但以東莞出產的為佳，會一度飲譽全國之際，更是盛極一時，在當時廣東的珠、樂、花、香、四市中獨佔一市，即所謂合浦珠市、羅浮山、藥市、廣州花市與東莞香市。現新界的沙田、大埔一帶就曾是著名的產地。

當年的香市貿易，已是頗具規模，史書稱「莞香盛時，歲售驗數萬金」。其產品多數先運到九龍的尖沙咀，用船集中於港島的石排灣，然後換

香港雜文讀

淡林　榔青長

在香港文藝花園裡，雜文是一種最富生命力和最有創造的奇葩。

香港的雜文品種繁多，顏色鮮麗，生長旺盛，突出而又搶眼。任何一位外地來客，走進香港文藝花園，首先吸引他的注意的，估想便是雜文。

香港的雜文既是逗人喜愛，不願釋手的，同時，它可能是玫瑰叢中的刺和蜜蜂針；有時它甚至可以當作投槍或匕首，用以襲擊敵人，當然可能飛躍，屬月梅花開時，可能做歌星就好了，即使是在除曆年底，也許是桂花開時。

「我比你樂觀得多。」王大衞說。

「相信是飛躍。」王大衞說。

「你太捧我了。」

「剛才你在路上所哼的歌，調味並無，再幾月，當然可能飛躍，屬月梅花開時，可能做歌星就好了，即使是在除曆年底，也許是桂花開時。」

「你不必悲觀的，我比你樂觀得多。」

劉連蒂笑着把王大衞的臂一拉，他們同走時，她的手已離開他的腰。他們回到連蒂寄宿的地方，他又接住她的腰。

「十分可靠，是會計處傳出來的，也有人不加新職員中加的祇有幾個……」劉連蒂插口。

「你是其一？」劉連蒂插口。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